



琴台客聚

潘國森

# 「男同」有害「女同」無礙

有「外國勢力」要明年在香港舉辦「同樂運動會」(Gay Games)，特區政府被動地配合。有議員大聲疾呼稱「同性戀危害人類生存」。筆者暗叫不妙，議員閣下中計了！然後此君被標籤為「歧視同性戀」，再被公開指責「令社會分化，引起社會上部分人的仇恨」。今時今日在香港，誰說了「同性戀的壞話」、誰就要倒霉！

「同性戀」本來就是個誤譯！「性科學」(Sexology)也好、「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也好，研究人員必須意識到「男女有別」，如強行將男性和女性混為一談，則任何研究都不會得出有意義的學術成果。英語有「Homosexuality」和「Lesbianism」之分。筆者早在20年前就主張翻譯「Homosexuality」為「男同性性愛行為」，反對用「同性戀」這個誤導大眾、棍騙小孩的譯法。已故前中國性學會副理事長朱琪教授則認為當譯作「同性愛慾」。朱老師曾任「性病艾滋病預防教育研究室主任」(潘按：艾滋病即「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港譯「愛滋病」)。如果筆者的資訊沒有錯，那麼全中國似乎就只有我倆一專家一小民「所見略同」。錯譯「同性戀」，會讓人將「Homosexuality」當為「柏拉圖式戀愛」，隱隱約約的被誤導以為只有戀愛而沒有「性交」。現時我會借鑑朱老師的高見，以「男同性愛慾」和「女同性愛慾」來取代在大中

華圈被濫用到爛的「同性戀」。假如當代中國人仍不覺醒，譯「Homosexuality」為「同性戀」，便會給「基解霸權」(Gay Liberation Hegemony)牽着鼻子走，以後再辯論這個議題就注定吃大虧！「基解霸權」是20多年前筆者著書抗衡「同性戀正常無害」謊言時擬定的名詞。他們可以創製「Homosexuality」，那麼我也有權定義新名詞以闡明我見。

「基」是英語「Gay」的音譯，本意為快樂。後來被「男同性愛慾者」強行全面佔用了，他們以「基生活方式」(Gay Life Style)的新詞，來與「Homosexuality」交替使用。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模糊了「男同性性交/男同性性行為」(Homosexual Acts)這回事。

談到這裏，筆者可以越俎代庖為議員先生解說一下。他其實在嚴厲批評「男同性性交/男同性性行為」！為什麼「老香港」只看不順眼「男同性性愛行為」，卻不怎麼批評「女同性性愛行為」？為什麼老一兩輩的中國人主流認為「男同」有害、「女同」無礙？因為中國人從來都知道「男同」極多牽涉性濫交和性病傳播；這在「女同」是極輕微，甚至不存在的。給「外國勢力」洗腦的香港小孩就只知「同樂」而不知男女有別。

此下，筆者要給年輕朋友「科普」一下「人類性愛行為」(Human Sexuality)的基本特徵，才可以明白「男同」和「女同」之別。

「基解霸權謊言惑眾」之一



思旋天地

思旋

# 百年奮鬥的新征程

香港文昌社團聯合會已於6月25日晚假九龍西戲曲中心劇院為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暨該會第4屆會董會成立舉行了「百年足跡托香江」交響音樂會。這次盛會由該會會長符文靜獨家冠名贊助，並由大灣區管弦樂團總監李楠率團蒞港專場演奏交響音樂詩篇，以茲慶祝。該會榮譽顧問芬姐被邀請為主禮嘉賓之一，並為場刊題詞。身為文昌媳婦的芬姐，倍感榮耀，親筆題詞：「胸懷家國情深 緊跟共產黨走」。芬姐語重心長地表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一國兩制』今天的香港。」芬姐滿懷激情地說：「香港文昌社團聯合會是一個愛國愛黨愛鄉和愛港的社團，以如此盛大的活動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當表示了人民對共產黨的熱愛和感恩之情。」

百年前，「五四運動」提高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和覺悟，激發起一班追求真理的覺醒者把馬克斯列寧主義引入中國，結合國情，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前，由上海以浙江嘉興南湖一艘紅船上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決議，並宣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了，正所謂「一船紅中國，萬眾跟党走」。開天闢地、敢為人先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立之初只有50多名，經過百年崢嶸歲月，如今已有9,000多萬黨員之眾，成為世界最大的一個執政黨。

百年奮鬥道路，黨員們牢記初心，不忘使命。激發奮進力量，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走過一段非常艱辛而壯麗的征程，承載着希望與夢想，一切以革命理想至上，一切以人民利益至上，終得人民的擁護，走向勝利。

以史為鑑，重溫毛澤東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尋路井岡山、古田會議，中共紅軍在應付國民黨的圍剿而作出的戰略轉移，經過兩年的艱辛，爬雪山、過草原，不惜一切犧牲和代價，走過二萬五千里路。正如毛澤東說：「我們稱此為『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我們勝利，敵人失敗而告終。」鄧小平曾說：「在長征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胡錦濤說：「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英勇革命的壯麗史詩。」江澤民指出「獨立自主、實事求是、顧全大局、依靠人民。此乃『長征精神』。」

網領和決議，並宣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了，正所謂「一船紅中國，萬眾跟党走」。開天闢地、敢為人先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立之初只有50多名，經過百年崢嶸歲月，如今已有9,000多萬黨員之眾，成為世界最大的一個執政黨。

百年奮鬥道路，黨員們牢記初心，不忘使命。激發奮進力量，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走過一段非常艱辛而壯麗的征程，承載着希望與夢想，一切以革命理想至上，一切以人民利益至上，終得人民的擁護，走向勝利。

以史為鑑，重溫毛澤東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尋路井岡山、古田會議，中共紅軍在應付國民黨的圍剿而作出的戰略轉移，經過兩年的艱辛，爬雪山、過草原，不惜一切犧牲和代價，走過二萬五千里路。正如毛澤東說：「我們稱此為『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我們勝利，敵人失敗而告終。」鄧小平曾說：「在長征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胡錦濤說：「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英勇革命的壯麗史詩。」江澤民指出「獨立自主、實事求是、顧全大局、依靠人民。此乃『長征精神』。」



心窗常開

潘金英

# 感受才女內心世界

蹙罷羅襪，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濕花瘦，薄汗輕衣透。見客入來，襪劃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李清照《點絳脣》

才女李清照的詩詞，千百年來被人們傳頌，少女情竇初開，《點絳脣》寫的就是趙明誠來李家提親的情景，字裏行間，全是少女的嬌態與羞赧。李清照和趙明誠成婚，新婚後幸福美滿，安穩靜好。

實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形霞曉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減字木蘭花》

詞寫時李清照和趙明誠新婚燕爾，此時的她過上了一段相對幸福的婚後生活。詞意寫了一位逛街回來的少婦，買來一束花，向丈夫撒嬌，調皮地問丈夫是我漂亮還是花漂亮呢？「淚染輕勻」是沾上晨露，「輕勻」寫出了陽光露水的溫柔，也側面體現了花之嬌美。「猶帶形霞曉露痕」是晶瑩的露珠和鮮艷的花色相結合，形成了一種類似形霞的緋紅，李清照虛實相結，僅用七字就寫盡了花之美，筆力不凡。

詞結構從買花賞花，到戴花比花，描寫微妙心理活動，抒情一氣呵成，意境層層遞進，一個調皮可愛的少婦躍然紙上，與一般的閨情詞相比，別具一格，讀來令人會心一笑。可是生活哪有那麼多靜好歲月？不久後政治局面不安，宋徽宗親政，兩黨政派動盪愈烈，新婚一年的清照為了不牽連趙家，獨自回故鄉，一別長3年。她將滿腹相思和一腔落寞，都化作了紙上的詩詞，與丈夫趙明誠魚雁往來，互通心曲。

事實上，回顧李清照跌宕起伏的人生歷程：從無憂的少女時代，到與趙明誠賭書畫茶的金石良緣，再到國破家亡、喪偶的流離離景；才女也如平凡女子一樣，歷經人生悲歡離合。

羅秀珍老師宏揚中國文學，透過出版新書《李清照：千秋才女的生活與詞作》，附有聲詩詞演繹(掃書內的二維碼便可聆聽)，以聲音文字導航才女的詞作，感受李清照的內心世界；她憑藉天賦的才華、真摯性情；以女性敏銳的觸覺創作出不少刻骨銘心、傳誦千古的詞作。書中精選30首李詞，按生命歷程排序，剖析詞人心境與詞風的轉變，解構每詞的意象與手法，可看出才女在不同人生際遇中的作詞特點，於中文鑒賞、寫作學習而言，可謂上佳參考。



李清照故居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 從胡楓看老來優雅

早前陪伴96歲的老父到紅館欣賞89歲胡楓的演唱會，意料之外當天竟全場爆滿。胡楓並非歌星，買票入場的相信不是為了聽他唱歌，而是對這位在演藝界長達70年的藝人一份支持、激勵和打氣。

89歲，許多人在這年紀已體弱力衰，記憶退化，胡楓在3個半小時內，唱歌、跳舞，交足貨。令人佩服的是幾十首歌詞他都記得滾瓜爛熟，音調準確，聲音雄亮，咬字清晰，頭腦精明，以「老而彌堅」形容他貼切不過！台上的胡楓，讓我看到一位風雅、沒半句廢話、散發着人生歷練，卻充滿智慧的成熟男人，這份氣質，與我同行的老父有不少共通處，所以父親看得愉快，我亦覺親切。這是「熟男」的魅力吧！

從胡楓身上，提醒了我們年紀大也有年紀大的優雅和迷人氣質，千萬別因年齡的增長而打倒自己，要活好每一天。體力不如前、大大小小毛病都來纏，這是人生的自然軌跡，安然而

對，有病醫病，無氣無力便放慢腳步，過慢活人生。想想匆匆過了幾十年，還有要趕的嗎？看看趕什麼？節省下來的時間用來幹什麼？好好享受每個時光吧！

中國人較容易因為年長而影響心態，尤其是女性，退休後一段時間便不再打扮了，上一代人年紀稍大一點的，見器官鬆弛，便索性連胸罩也不穿便上街，任由雙胸垂至小腹，這是徹底地放棄了自己的表現。仍未老的妳，可以想像自己有一天變成這個樣子嗎？

這一點法國女人便完全不同，她們年輕時愛靚，年長了更要留住美麗，時間多了，她們便把時間用來打扮，縱使是星期天到教堂；與朋友家人聚會；到百貨公司閒逛；坐在露天茶座歎杯咖啡吃餅，總之是外出入見人的，她們都會穿着整齊，花心思打扮得漂亮得體。走在法國街頭，你會看到很多優雅的婆婆公公，對他們來說這就是生活，這就是人生。

老，並不可怕，讓我們一起老得優雅！



百家廊

張武昌

# 與我同齡的那座房子

故鄉的房子，與我同齡。聽前輩說原來房子的正樓是在1929年被燒毀的，現在的這座房子是在我出生那年重建的，它伴我度過了童年，與我一起成長。

房子的樓名叫「本源樓」，是橢圓形，有橫樓及石圍牆，正樓是四合院二進式結構，前堂有一部分沒有完成建造。房子是土木結構的，牆體用黃土拌石灰再加竹枝夯實而成。加竹枝是為了防止牆土乾後產生裂縫，同時也有增加穩固整體結構的作用。

當時建造樓房是非常講究風水的，祖輩特地從一條山泉小溪按照風水學，改道從大樓門前通過。大門朝向辛山方向，對着一座山峰以及大溪水流，倘若沒有東西遮擋，坐在門口的石椅上便可以看到白色的水流，像一把利劍似的直插本源樓。因此在門的前面約五六米處用石塊砌了一道石牆，用來遮擋看見溪流的視線。

本源樓周圍的路及樓坪均用石塊鋪砌而成，由此可知，建築此樓的祖輩是非常有錢的。外大門的門框是用石條砌成的，石條門柱的兩旁用紫紅色的三合土鋪底，上面刻有一副對聯：「本宅辛山開甲第，源流平水溯橫渠」。橫幅：「曲江風度」，橫幅是刻在石板上的。從對聯中可以看出先祖對風水以及人文教育都非常重視。

「甲第」是指家門貴族。同時亦指科舉考試中的第一等，明清時稱進士。

「橫渠」意指張載，字子厚。北宋陝西鳳翔郿縣橫渠鎮人，世稱橫渠先生。他是程顥、程頤的表叔，北宋五子之一，理學家、哲學家。理學中，關學的開創者，也是理學的奠基者之一。

對聯的釋意是：這裏住的是朝氣蓬勃的家門貴族；他們要在平水坑這個地方重溯張載的事跡。橫幅也具深刻含義：告訴族人，我們是從韶州曲江搬遷到此地的，要弘揚張九齡的風度。張九齡是唐朝開元宰

相、政治家、文學家、詩人。

內門的對聯：「本自修齊立，源從孝友來」。「修齊」就是要整頓好家，就要先進行自我修養；要進行自我修養，就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就要先充實知識；要充實知識，又取決於對天下事理的推究。而「孝友」則是「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即：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時刻提醒着族人要「提高自身修為，管理好家庭；孝敬長輩，兄弟之間要團結互助互愛」。

正廳兩旁的對聯是：「本固根深如松如竹，源清流潔亦秀亦靈」。根基深厚牢固像松樹毛竹一樣；源頭的水清，下游的水也清。寓意要扎好根基，踏實做事；事物的良好開端，連帶的發展與結局也有好的結果；或喻身居高位的人清正，其屬下也自清正。提醒族人要扎好根基，踏實做事。樓後堂為5間3層，正中地面為正上廳，兩旁3間，前1間2層，後2間3層，前堂也為5間2層設計。前分二後二共4個樓梯，後堂樓梯地面旁邊開設巷門，左側橫巷有水井。兩旁邊的橫樓分別為兩層高，正前方各有上落樓梯。

正樓兩側的正面均用生石灰土壘成約3米高的圍牆，樓正中是天井，下廳兩旁為建造洗澡用的浴室。若有貴客光臨，便會在上正廳擺席隆重接待。從這座樓走出去的文化名人眾多，散布世界各地，最具代表性有張笏初、張壯飛、張明強、張寬興父子4人。新中國成立後，還有幾個人任內地政府部門擔任重要職位。本源樓人對文化教育也非常重視，從此樓出去的後裔，有30多人擁有中專以上學歷，20多人從事過報紙媒體行業的工作，可謂是傳媒世家。

張笏初(張佩芬)是清明經進士，民國永定縣教育局長，中學校長，教育會長，勸學所長，是一個廩生。一生都從事教育工作，是一個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在滿清

末年就和一班朋友在縣城創辦師範學校，培養了一批教師，促使永定各鄉村普遍設立了當時所謂的「新學堂」，永定縣的教育事業從此得到飛躍式的發展。

張壯飛、張明強、張寬興3兄弟均從事新聞工作，在革命年代用筆桿當槍，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與敵人展開鋒鋒相對的鬥爭，為新中國成立作出了許許多多突出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後，張壯飛曾任福州市僑聯會副主席，中國新聞社福建分社副社長等職。同時，參加民主同盟的工作，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福建支部臨時工委委員兼宣傳委員會主任，並先後擔任民盟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副主任委員、顧問，還是福建省政協第一屆委員、第二至五屆常委委員。張明強在《香港文匯報》擔任顧問；張寬興則在《廣州日報》任編輯部主任的工作。

還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亞視原總顧問張立、《香港文匯報》原副總經理張新峰、香港《經濟導報》原經理張靈峰、中國新聞通訊社香港分社原副總編輯張德峰、嶺南大學教授張南峰也是此樓的後裔。

後來，隨着改革開放，村民開始前往沿海城市發展，並在工作地購房安居樂業，故鄉與我同齡的房子開始丟空。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返回故鄉祭祖，老房子還在那矗立着，就像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臉上升起一條條深深皺紋，歲月流轉，鉛華洗盡，仍以羸弱的身軀守候着這片故土，見證着故鄉日月輪迴、冬去春來。老房子早已人去樓空，好久沒人居住了。站在老房子前，望着那兒時玩遊戲的地方，雜草叢生，我心緒久久不能平靜，有股說不出的滋味。

現在許多村民已遷走，他們逢年過節才會偶爾回來走走，感嘆世事的滄桑。我不禁感慨祖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家鄉也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百姓正享受着發展致富的成果，邁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網人網事

理美美

# 不會被改變的

在疫中，我們不會被改變的是什麼？

想到這個問題，是因為看到了一則新聞，說一些在北極永久凍土中冰凍了2.4萬年的微型「輕型輪蟲」最近在俄羅斯的一個實驗室裏被復活了。想想看，在冰層中度過了成千上萬年後，僅僅是外觀還能保持栩栩如生，就足以令考古學家們驚歎不已，而現在，這些微小卻頑強的生物竟然不僅「形似」，而且還「神回」了。

擱到兩年前，這個事估計還在茶餘飯後佔得一席八卦之地，但當歷經了一年、又一年肆虐人間的新冠疫情，目睹着全人類的生活方式以及世界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後，人們再看到這則奇聞後，很可能更想不到的是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

應該是任誰都不會質疑，這場已與人類如影隨形了一年半的疫情，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我們曾經習以為常的很多生活。甚至，如果認真思考一下就會發現，他甚至已經改變了一代人——那些身處18到25歲年齡段的年輕人，他們恰好在疫情中經歷了自己最重要的人生階段——走向社會的轉變。而疫情對他們的影響是：很多人不得不重新考慮學業選擇、面對失業問題或確認政治信仰，重新正視親情、友情或生活環境的重要性。他們顯和他們的上一代有着不同的青春故事、生活現狀以及心理狀態，而這當中，物質上的緊張並不算最糟的，精神上遭遇的困境才是真正的考驗。

歐洲幾家大報日前聯合在官網和社交媒體上對18至25歲的年輕人展開相關發問，結果在收到的幾百份互動中，全部都表示：疫情改變了他

們。而這些改變當中，最首當其衝的感受就是：「我們被偷走了青春。」法國有機構此前調查了2,000多名大學生和年輕畢業生，他們當中有高達79%的人表示自己「被剝奪了人生中最好的幾年」，有71%的人認為自己是「以公共衛生為名被犧牲的一代」。有個18歲的孩子說：「我們每個人心中都充斥着一股不知如何發洩的怒火，我們覺得青春在我們還沒有去感受的時候就從我們身邊溜走了。我們永遠都無法找回那些未曾體驗的出遊、歡笑和倒霉。」

確實苦了這幫孩子。那種無處發洩的憤怒與隨之而來的深深沮喪像穿着淋淋的T恤讓人難受卻無法脫掉。但慶幸的是，雖然口中喊着「躺平」，但樂觀、聰明又熱騰騰的年輕人本身就是最厲害的哲學家，面對這場疫情，他們不僅看到了被偷走的青春，也比他們的父輩們更早地懂得了世事無常的道理。

於是，仍然是這幫孩子，他們說：「經歷了這些事後，我不會再把任何事視為理所當然。」他們說：「疫情讓我明白我們的行為和思考方式從長期看是不可持續的。這不只是氣候變化問題，關鍵在於重新定義我們的生活方式，讓我們的人生值得度過。」他們說：「世界非常糟，但我覺得我可以搞定。」

中國有句俗話：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一撥經歷了苦難青春的孩子，必將更早地走向成熟，更有決心和更有行動地推動人類往更好的方向改變。

這就是「禍兮福之所倚」，這就是「唯一不變的是變化」，古今中外的哲學其實都已回答了文首的問題，只是這道理和疫不疫情並沒有太大關係。



信而有征

劉征

# 胡說西方繪畫史(二)

如果說印象派是一個過渡，這個流派的藝術家開始刻意忽視形體的仿真性，轉而追求一種感覺。那麼塞尚使這種曖昧變成公開的決裂。他的繪畫有兩個特徵：一是注重物體大致的結構，繼而再像印象派那樣把自己的感覺注入作品當中。這就相當於說：「他將觀念與形體當作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分開了。」

他的繪畫，看起來好像着了顏色的現代素描未完成稿。我們知道，在素描那裏，總要先打好一個框架，再在框架中慢慢增刪出具體的形態。塞尚只看重那個框架，到了增刪形象的時候，他就有些心不在焉。或者說，他的目的不再是形似，而是寫意。這個保留了基本外形位置的幾何學追求使他的作品從遠處看起來框架清晰，前景、中景和遠景都井然有序地被安排在畫面當中。再用色彩的濃淡作為修飾，整個作品就顯示出了立體透視的效果。

塞尚的做法表露出了追求基本框架表達能力的意圖。這是當代美術追求形體變化的開端。他的繼承者——立體派的畢加索——更進一步，徹底將繪畫的空間結構拆解了，也把他的筆

下的肉畜肢解了。

立體派，顧名思義，就是注重線條和空間感，空間感即為一種幾何學。當我們駐足畢加索的畫前，往往有種幾何圖形拼接的感覺。他的作品給人的第一印象，不是圓潤妥帖的，而是充滿棱角、支離破碎的，就好像一個人或事物被分割成很多塊。這些區塊各自成一個單元，最重要的單元會被放大。

好畢加索最有名的那一副Guernica。在這副描述佛朗哥時期一場混亂戰局的繪畫當中，有一個在驚嚇當中奮力求生的女人。她的整個身軀是一個部分，而拖曳着的左腿和腫脹的膝蓋卻是另一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將這個人一分為二，使她在奮力掙扎之餘無力前進。更不必說這幅作品當中那些四散各地的士兵肢體，那個懷抱嬰兒仰頭痛哭的母親。這些形體的碎片像未擺好的拼圖，儘管沒在一處，你也能夠看出一個大概，並被迫專注每一個碎片。就在這個過程當中，畢加索將權力讓渡給觀眾，讓觀眾的觀察幫助自己完成理解。這個拼湊的過程就是看懂立體派最需要的技能。觀眾最終在領悟了要旨之後，會受到猝不及防的衝擊，進

而讓這幅畫的力量衝框而出。

肢解空間和身體的除了畢加索，還有墨西哥超現實主義女性畫家弗里達。她青年時期遭受過一場車禍，身體被鐵管穿透，從此一病不起。在她感受到身體的阻力之後，她把這種感受通過繪畫表達出來。譬如，一個被金屬條支撐的女性身體，代表殘廢；一個躺在病床上，手中扯着懸浮於空中的嬰兒身體，代表滑胎。她把作為墨西哥女人的自己，和作為病人的自己交織在一起，通過意向、服飾、色彩這些經過符號化東西，完成了對於人體的肢解和組合。

在諸如此類的現代藝術裏，立體派找到了幾何學的表達方式；野獸派找到了色彩；超現實主義的弗里達和達利找到了符號，一步步，心靈和情緒佔據了畫面，形似被丟上絕路。所以現代和當代繪畫都是精神分析的。他們時而表達一種觀念，時而表達一種情緒，總之是最觸動畫家內心的部分。這種需要共鳴式欣賞的藝術風格，因為拋棄了形體，便成了真正的心理學。至少到目前為止，這種對個人的關注還在藝術界延續。